

历史
新读
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鲨鲨比亚◎著

宫斗,权谋,沙场,离乱,生离死别与念念不忘.....

众多风格迥异的男子,一颗至诚至痴的真心,上演华丽细腻、刻骨柔情的皇族爱恨。

在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我都不想辜负。于是,我辜负了每个人。

媚物說

MEI WU SHUO

美人障

上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媚物說
MEIWU SHUO

美人障^上

懿懿比亚◎著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媚物说：美人障.上 / 鲨鲨比亚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
2008.4

ISBN 978-7-5399-2872-2

I. 媚… II. 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8685 号

媚物说·美人障（上）

著 者：鲨鲨比亚

责任编辑：黄 欢

文字编辑：席姗姗 王清华

封面设计：安宁书装

内文插图：伊吹舞月

责任监制：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：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：190 千字

印 张：15

印 次：2008 年 5 月第 1 版，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99-2872-2

定 价：23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人物介绍

曦 照：

手握乾坤、挥斥八极的中洲女帝。

她这一生的悲剧，仅仅源于她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总能得到。

伊 独：

他是昔日年少出尘的高僧，如今只是女帝身后一道淡淡的影。

默默守望，默默憔悴，衣带渐宽，仍是不悔。

婉夫人：

这样一个女子，把身为女人一生的哀凉诠释到了极致。

幸而，她对公主的慈爱，本本切切发自肺腑，这令她的心不再像诗词歌赋一样虚幻。

明慧生：

才华横溢的书墨文人。

死于最璀璨的青春，用最璀璨的方式，他用他的死让不可一世的女帝当了一回笑话的主角。

公 主：

她这一生的幸运与不幸，全部源于她总是把别人看得比他们实际上要好。一个被动到极点的女孩子，心地善良，真正懂得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但帝王之道的真髓就是倾尽天下奉一人。她生来即为储君，她的人生已被注定，所以她的善良造就了她的不合时宜，伤人伤己。

小 柴：

谁也不知道小小的一名马夫，可以牵动起中洲皇宫内的一场浩劫。

年少时他是璞玉浑金般的人，平凡真切，他的素直令无法认同自己身份的柔馨不能自禁地喜欢。

黑 拓：

大漠孤烟中驭鹰驰骋的王者。

他的一生是游戏的一生，什么都不在话下，什么都不放在眼里，在他的生途中，没有成功失败，只有好玩与不好玩，但当看重什么的时候，那份紧张和苦楚，无从比拟。

司马睿：

前朝遗臣，为曦照所重用，他并不忠于君，只忠于天地万民。

尘世中，有一类人，可以因智慧而良善。

曲 韵：

二十四女臣之一。

才华横溢，飞扬跋扈，活得恣肆，却不幸身为臣子，帝王一个不悦，立即令她折翅殒命。

司马明：

司马睿之子，高门子弟。

他的离奇惨死，竟然只是因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，他误以为黑拓不及他聪明。

兰陵郡主：

在皇族中，与位高权重的人长得太像，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危险。

无 在：

他是人们口中的幻术师，他是他自己心里的秘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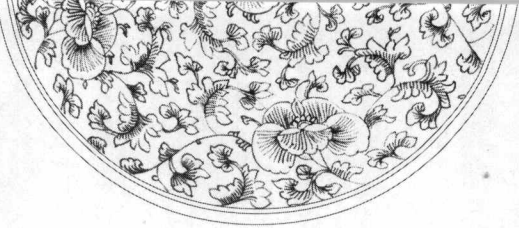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美，他的静，他的声音，他的术法……从来都只是一个谜。他活在凡人的视线不能触及之处，但他不是仙佛，亦不是妖魔。他有他的因，他有他的果。



第一章 CHAPTER 1	钩指为永约	2
第二章 CHAPTER 2	吾之江山，卿之浩劫	38
第三章 CHAPTER 3	何堪逆料，生途离索	72
第四章 CHAPTER 4	暗换流年风月知	120
第五章 CHAPTER 5	鹰起漠外尘	158
第六章 CHAPTER 6	倾国妖颜	188

目录 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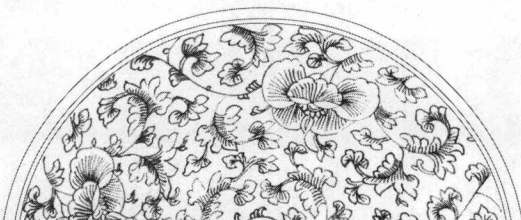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一章
CHAPTER 1

钩指为永约

目录
CONTENTS





中洲皇宫内没有太监。

行走在宫内的男子全部肢体健全。

“朕不要阉人！”

登基之时的一道口谕，只是随心之言，但立即被跟随左右的史官实录，于是成了圣谕，传递下去迅速执行，曦照想反口，却已不能。她杀伐半生，终登帝位，却也直到此刻才真正领悟什么叫“一言九鼎”。

距产期还有一个月，但曦照的肚子已经大得令她坐卧难宁，御案上堆满工部送上来的图纸和烫样，她即位不久宫内即遭祝融之灾，外宫三大殿全部被焚，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，那些内怀不臣之心的仕子们立即暗中议论开来，说什么这是天惩，牝鸡司晨天理难容！

“不过是有人暗中捣鬼而已，等朕揪出始作俑者来，定用文火把他们一个个都烤熟了，然后割了肉去喂狗！”曦照愤然道，一掌击在案上，却引动胎气，痛得哎哟一声。

凝婉手持一枝桃花，笑盈盈地走到近前，她见曦照面色苍白双眉紧拧，不免轻轻一叹：“动不动就勃然大怒，马上要当娘的人了，还这样戾气十足，孩子怕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个雷震子？”说完抿嘴淡淡一笑。

曦照一见凝婉心情就大畅，见她手中粉色的春桃，便说：“桃花都开了？还未觉着暖呢。”

“是呀，我也觉得这天是乍暖还寒，要春未春。一年四季，就属这个时候最萧索。”随着一道温亮的声音，一名锦服男子走进来。

在如今的中洲帝国，见到女帝曦照可以不跪不拜不战栗畏惧的人不过只有

两位，一位就是自小与曦照一起长大，不论祸福穷通都对曦照不离不弃的凝婉，一位就是曦照的夫君，刚刚封了景睿亲王的晴影，也即前朝威名赫赫的明光将军。若非他在关键时刻倒戈相向背叛前朝，曦照没有这么容易问鼎江山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曦照见到眼前这个男子就没有好气，若非他在她肚子里种下这么个累赘，她早把那些胆大包天的纵火贼一个一个全部揪出来了。

晴影遭了抢白，苦笑一笑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

凝婉见此，急忙笑道：“是我。是我请他一道来的。我见御苑西隅的桃花都开了，灼灼的一大片，极是好看，不如我们一道去赏赏花，午后春困，睡多了也不好，不如出去走走。”

“赏花？我们两人去就好了！叫上他做什么？”曦照看也不看晴影一眼，只管冷笑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一起去吧。”凝婉笑容嫣然，拉起曦照向外走，一边走一边又偷偷向晴影招手，叫他跟上来。

晴影跟在她们背后，见她们一高一矮两道背影，两种迥然不同的美丽，却是相得益彰，也许因为凝婉从小和曦照一道长大的缘故，所以她们两人到了一处，总是格外和谐，晴影简直有些嫉妒凝婉。想到这里，晴影不免又苦笑一笑，本来十分深邃黝黑的眸子明显的一黯。

那一隅桃树临着温泉池，暖风熏吹，故早发早开。曦照见繁花似锦，不免兴致大发。“莺啼如有泪，为湿最高花。”她一边吟句，一边跳起来就要攀折高处的桃枝，丝毫不管自己已是大腹便便，直到足尖离了地，才意识到自己身怀六甲，远不是往日的轻盈矫健，脸上顿时露出惊慌之色。

晴影跟在几步开外，见状掠身上前，矫若游龙般将曦照拦腰抱住：“小心！”

花枝从曦照手心里划开，空余一手幽香。“怎么就摔死了？”她甩脱晴影，怒道。

“你不顾着你自己，也要顾着肚子里的孩子。”晴影急道。这一愤，眼底多了丝怒色，整个人气质陡然一变，由儒雅转为暴烈，似柄戎刀，人以为只有表面的华美，岂料鞘内是装了绝世神兵的，可以杀人于无形。

曦照最恨他这样，当下呵呵冷笑起来：“原来不是怕我摔死了，是怕你的



孩子被摔死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晴影气结，拳头紧紧握起。

凝婉本站在另外一边，见曦照又开始不可理喻，便向这边喊：“陛下，这里开得更美！”

曦照过去了，凝婉压低声音道：“你这又是何苦？晴影大人为了你国也叛了，直言进谏的属下也杀了，他已经成了全天下兵人眼中最不忠不义之徒，身为武将，落得个如此下场，足够凄惨了。说来说去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你。”

“是么？”曦照不以为然，“你倒是提醒了我，他做了这么多不忠不义之事，却仍有三千精兵对他誓死追随，此人的能耐，朕如何可以不惧不防？”曦照说完凝神，像在思量什么对策。

凝婉自悔失言：“晴影大人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你死了都肯，什么提防不提防的？”

“为我死了都肯？哼，朕看未必。”曦照说完向对着一树桃花怔怔发呆的晴影招手，要他过来。

晴影见曦照一脸笑容，简直比桃花还绚丽，他一边狐疑，一边却又忍不住走上前去。

“凝婉说，你为我死了都是肯的，我不信。”曦照说，她嗓音一变，变得轻媚起来，语调间蕴着无尽婉转，“你要怎么证明给我相信呢？”

晴影怔住。

“我当然是不舍得叫你死的，不过我想你替我做一件事情。”曦照说到这里轻轻一叹，“男人的心都是最易变的，桃花年年相似，人面岁岁不同，晴影，不如以后每逢桃花盛放的季节，你就为我做一件事情，证明你依然对我深情不倦，可否？”

如此缱绻悱恻的提议，晴影如何能拒绝？且，曦照的话，是向他承诺余生永伴么？

凝婉则攥紧了手心，额上渗出冷汗，曦照容色绝丽，当她微笑着软语温存的时候，世间几乎没有几个男子能逃出她的算计。

“好。”晴影犹豫片刻，一语出，驷马难追。

曦照毫不停顿，紧锣密鼓地讲出下面这番话来：“召聚你的三千精兵，由你出面，将他们斩尽杀绝。”

晴影呆了呆，显然没料到曦照会提出这种要求。“不行！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绝对不行。”长长的停顿后，“你不要以为我曾为你杀了明智先生，就代表我可以再一次为了你，向我的兄弟们挥动屠刀！”

曦照似乎早料到晴影会给出这种答案，她不怒反笑：“我就知道你对我才没有什么真心，不过算了，世上儿郎多薄幸。”曦照说完手抚腹部，“朕实在不需要为一个对联薄幸的男子养儿育女。”

“你、你什么意思？”晴影大惊失色，曦照之毒，他在最初认识她时就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曦照心想事成，杀诸王，灭群雄，夺天下，可是即便坐拥江山也不能令她变得宽容，而最最可悲的地方在于，就算他深知她是个近魔的女子，却仍是爱之逾命，死都不能放开手。“你总不会连对你的亲生骨肉都能……都能下杀手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曦照忽然用力一拳击向自己隆起的腹部，她痛得脸色煞白，冷汗如珠，脸上却仍满是笑意，“这世上，有什么事情是我曦照不能做的？！不敢做的？！”

凝婉已经被眼前这一幕彻底惊呆，聪明如她，也不知如何解劝才好。

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晴影声音全变，变得尖锐而颤抖，他痛惜他未出生的孩儿，更痛惜孩儿之母。

“你死。”曦照毫不犹豫，吐出这两个字。

* * *

三日后，中洲女帝诞下一女，小公主不足月而生，身体孱弱。

当日午后，艳阳灼灼，景锐亲王晴影横刀自刎于御苑西隅的桃林。无人敢相送，除了凝婉。凝婉除了默默流泪，什么也不能做，她不能劝晴影大人逃走，更不能劝他反叛，因为她要忠于曦照——她这一生唯一的知己。

“好好照顾她。”这是晴影死前最后的叮咛。

凝婉一直搞不清，所谓的她，到底是指刚刚出生的小公主，还是狠心绝情





的曦照？

凝婉用力点头：“你放心！”

晴影微微一笑，刀光起处，鲜血涌出。“这样，就可以被她永远记得了吧？”他轻轻自语，然后死去。

一代名将，不能战死沙场，不能终老田园，却在一树桃灿下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理由，丧命于自己刀下。

“用你的命来换这个孩子的命！”

血浸透了晴影身下的泥土，粉白粉红的桃花瓣片片随风而落。

在修葺前宫三大殿的同时，曦照下旨，夷平这片桃林，改建为内宫女官的休沐所。

凝婉极力制止，曦照冷笑：“晴影死在那里又如何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难道还要我在那里为他立个碑不成？”曦照极力表达她的轻蔑。

之后一日，曦照醉酒，醉得胡言乱语，说：“我不要爱他！我不要让自己陷进去！我不要让自己变软弱！不要不要！”说完，她倒进凝婉怀里，沉沉睡去。

凝婉这才彻底明白曦照逼杀晴影的原因。曦照也并非天生就是如此心狠手辣，只是，当年她若不争，她早作为和亲公主，远嫁蛮夷，埋骨边荒。于是她争，她又是天生强者，只要她争就一定要赢，于是在一步步的争斗中，她变成了今日的她。站在最高处的人，是绝对不能允许自己跌下去的，因为那下场只有一个，粉身碎骨！

曦照已经成帝了，于是她不能再做一个女人，不能再儿女情长情思无尽，于是晴影必须死。晴影死后，曦照没有在人前表达过一点悲戚，处处表示她一点不在意，一点不放在心上，其实她是那么在意，那么放在心上。

“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傻？”凝婉抱着醉得不省人事的曦照，流下泪来。

* * *

三年后，前宫三大殿彻底修竣。那一年，小公主柔馨发现母亲总是会用力将她推开，哪怕她因此跌倒了，母亲也不管。

又一个三年后，柔馨发现母亲看她的眼神充满了厌弃，好像她根本不要来到这个世间才好呢！

那一年，柔馨偷偷地对自己的玩具人偶说：“我要婉娘当我的亲妈妈，我才不要当陛下的女儿呢！”

再一个三年后，柔馨已经彻底明白，女帝根本不爱她，非但不爱，而且对她还深深憎恶。有的时候，她简直拿她当仇人对待。

岁月如水，洗刷着每一个人的心，柔馨已经不再奢望可以得到母亲的爱。

曦照无论如何无法喜欢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不管她是多么的漂亮乖巧。每次看到她，看到那张酷似晴影的脸，曦照都会想到，其实柔馨的命，是用晴影的命换的。虽然是她亲自设的局逼杀晴影，但她心底那份悔恨与哀痛最终也只有加诸柔馨身上，才能稍稍的缓解。

“如果晴影不是爱你更胜过他的性命，他根本不必去死！”曦照这样为自己开脱。

柔馨长到十二岁，容貌美丽，身份尊贵，却一点都不快乐。

* * *

中洲帝国皇宫位于京城北部，外城门名“初旭门”，二城门名“金乌门”，三城门为“翔阳门”。三道城门之后是一座巨大的九龙十二凤紫金石照壁，照壁左侧为一口白玉石砌的深井，右侧为一高亭，亭覆琉璃彩瓦，照壁后乃正殿“羲驭”，为女帝和群臣的议事之所。羲驭殿后就是金液池，贯穿整座宫廷的又东河的河水就汇聚在这里。由可建五丈旗纛的宽平阁道穿过东西二望阙，又过通光、东明等殿阁，即达御苑。御苑西为上驷园，东为宫内女官的休沐所。

休沐所是中洲皇宫内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子禁步的地方。不过，阖宫男奴都不敢涉足的地方，小桀敢。





* * *

“真的吗？”尚寝局的阴尚局一边将脱下的衣服挂在屏风上，一边问。

“怎么不是真的？”尚服局的吕尚局已经泡入池内，一边舒服地在白雾滚滚的水面上伸展手臂，一边说，“上个月公主的衣服被打破十六套，陛下说太靡费了，以后公主受刑，先去服拔簪。”

“这也太……”阴尚局心中不平，却不敢多说什么。

休沐所临近御苑，不时有各类花瓣随风穿过镂花的顶墙，飘落在澡池上，吕尚局和阴尚局就开始争辩飘落的都是什么花，其他的尚局司官也七嘴八舌发表自己的意见。浴池四周都围着彩绢围屏，一来阻隔视线，二来充作衣架担衣。但因为衣料软滑，不少衣服滑落在地上，松松地攥成一团，所有的女官都见怪不怪。

小浆就藏身在其中一个衣团里，以跪伏的姿态蜷缩着，透过绯红色织花衣料，兴致勃勃地朝外打量。

小浆其实并无邪念，仅是觉得女体温美圆润，着实好看。宫内的女官虽不是个个天香国色，但均是精挑细选上来的，自是各有各的动人之处。小浆和别的小马夫打赌，人人都夸耀自己敢去休沐局偷看女官们洗澡，但等他们结伴偷潜到休沐局墙下之后，别的小马夫都因胆怯而四散逃开，小浆则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趁人不备，他猫着腰就混进来了。因为室内热雾蒸腾，女官们也料想不到有人会胆大包天到擅闯休沐所的地步，所以小浆藏到现在，也未被发现。直到——

“咦，我的炎红色绣垂叶菊的长礼服不见了。”

“唔，是不是那一件？”

“好像不是呀。”

小浆看到一双白腻的脚走向自己，心猛然提起，又听见她说，好像不是，小浆立即放下心来，他正为自己的好运气窃喜时，盖覆在身上的衣服被呼啦一下提起。

“嗯，这件不是我的。”女官提着衣服抖了两抖，确认道。她正准备将衣服丢到原处，猫腰趴伏在云石地面上的小浆进入了她的视线。

女官想，她大概是洗澡时间过久，窒息胸闷眩晕，所以产生了幻觉。她眨眨眼睛再看，小桨由趴伏改为跪坐，他仰着头，眼睛弯成缝，白白的牙齿在咧开的红唇里亮出白边。

女官被他灿烂的笑容感染，不知不觉也抿嘴笑了笑，笑完之后幡然醒悟，爆发尖叫。

小桨由地上一弹而起，拼命向外逃窜。

* * *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看到水耗子了？”

众女官一起探问。

“有个男的！”被小桨惊吓到的女官随手抓了件衣服遮在胸前。

整齐划一的抽吸声。

“竟有如此狂徒！这样目无王法！”

“一定要严惩！”

“快点派人去追，先打折他的腿再说！”

惊魂甫定的女官见群情如此激愤，又想起刚刚小桨跪坐在地上讨好地冲她微笑，眼神和笑容都很纯真，显然他偷看她们洗澡并无猥亵的意思，仅是好奇。女官忍不住替小桨开脱起来：“不，是个小男孩儿。”

* * *

小桨今年十五岁，身量比同龄人要高上少许，身躯清瘦而结实，像一粒还没绽发的种子，他的手臂和腿不合比例地长，手掌和脚掌不合比例地大，这令他看起来有些可笑，也令他的脸显得更小，温软的大眼睛因此显得更大，笑起来弯弯的，甜得像蜜糖浇铸的月亮。

然后，他跑起来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特别像匹马，矫健，迅捷，自由自在，好像他奔跑的时候，风都不能阻滞他。



他狂奔了好一会儿，见身后并没有人追上来，他纳罕，转身手搭凉棚遥望，真的没有一个武婢追来，他嘿嘿一笑，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自得。

“哼。”轻轻的冷哼。

小浆循声看过去，见一个皮肤雪白的小姑娘正满脸不屑地望着他，望了两眼，鼻尖向天一翘：“登徒子！”

“啥？”

“不要脸！”

这句小浆听懂了，“我看你挺漂亮一个小丫头，怎么张嘴就骂人？”小浆说着双脚一叉，双手环胸，“我又没有偷看你洗澡。算了，已经被你骂了，”小浆抓抓下巴，“我若不真的偷看看你，也太对不起我自己了！”他说完就向小女孩扑去。

女孩尖叫一声，转身逃开。她身穿短褥和长裙，腰间系着玉带，头上光光的，没有一样簪戴之物，那一身衣物都是白色的，也不知道什么面料，看上去云雾般轻软、雪般洁白。

小浆看那团白影越跑越远，嘎嘎笑起来。他以为那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女，不欺负白不欺负。

由休沐所回御马苑这一路途经连冥湖，小浆还未走近连冥湖，隐隐的疾鼓声已经传入耳中。小浆知道这是女帝又在上狩苑举行小规模狩猎，他也听说过，女帝虽为女儿之身，却也是戎马半生，所以到了今日她仍以纵马射猎为乐。

小浆是非常喜欢这个女皇帝的，他不足四岁时被狠心的亲戚送入皇宫为奴，本来是一定要阉割的，女帝一句谕旨“朕不要阉人”，保全了小浆的肢体。

小浆心想反正今天的差事都办完了，不如溜过去看看女帝是如何狩猎的。于是他顺着鼓声而行，走到上狩苑后的连冥湖边。

仍是那道雪白的背影，纤纤细细，站在湖的边缘，衣袂飞飞，似乎随时都能跌进湖去。

小浆心想完蛋了，他玩笑开过头了，这小丫头想不开要自杀了！“不要呀！”小浆狂奔过去。